

疯狂的大蒜

一条公路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金乡镇中间穿过,公路两旁密密麻麻的蒜垛随处可见。自春节以来,这里的大蒜价格,已经从2月份最低的每公斤8毛钱涨到了每公斤8块钱。

凶猛的“白老虎”

“我跟大蒜打交道20多年了,从来没见过价格波动这么大的年份。”山东省菏泽市大蒜经纪人常德元告诉记者。去年同期,山东多个地区的大蒜每公斤仅卖0.2元。但本月初,山东许多市面上,个头小的大蒜价格达到每公斤7元左右,直径6厘米以上的更高达每公斤9元左右,比去年同期猛涨40多倍。

对于普通公众而言,大蒜价格上涨的势头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。而据官方的数据披露,现在全国的大蒜都在涨价。本月以来,太原、兰州、南昌、南宁、杭州、北京等城市的大蒜价格也涨到了10元/公斤,甚至更高。

“我们做大蒜生意的,都把大蒜叫做‘白老虎’。”李玉猛是山东省临沂市的大蒜经销商,从事大蒜交易已近20年。由于大蒜生意风险太大,就像老虎吃人一样可怕,大蒜又是白色的外皮,所以业内人士称之为“白老虎”。

借蒜变身百万富翁

最初涨价的迹象是在6月的新蒜收获季。当时,山东地区的大蒜价格就达到每公斤2元多。“要知道去年每公斤0.2元都没人要,当时真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继续收购。”常德元说,他拥有两个容量1000吨的冷库,用来储存收购的大蒜。

此后的短短几天,大蒜的价格像坐上了火箭,竟然涨到了每公斤4元多,常德元决定不能再犹豫了。“当时

我抽了一夜烟,烟头扔了一地,反复考虑要不要买进,毕竟这么高的价格买入,风险太大。最后,我决定赌一把。”

于是,从今年6月中下旬开始,常德元就陆续从菏泽周边地区收购大蒜,直至两个共2000吨容量的冷库全部收满。最近几天,常德元刚从冷库里以8元/公斤的价格出了400吨大蒜。“真没想到大蒜价格会冲到这么高,我粗略估算了一下,今年100万元已经赚到手了。”说这话时,常德元满脸得意。

在今年,山东还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投机故事。年初,金乡县鱼山镇五名装卸工人见到大蒜便宜,合资买入七百多吨大蒜,当时价格仅为每公斤2角4分,今年8月以每公斤5元6角出货,他们立刻变身百万富翁。

而近两年的金乡大蒜市场上,最负盛名的是“四大蒜王”,仅此四人储存的大蒜就有数万吨。这使得他们可以把控大蒜的价格走势,而众多中小散户也跟着赚得盆满钵溢。

甲流推力

蔓延全球的甲流疫情,成为蒜商们继续拉升价位的心理支撑。

“都是电视惹的祸!电视上说吃大蒜能防甲流!”自出现流感疫情起,国内就盛传大蒜具有预防甲型流感的功效,甚至有媒体称美国专家也把大蒜列为九大消毒蔬菜之首。

11月16日,武汉市执业药师协会会长药师、药学工程师何水平称,“对于所有人而言,吃大蒜就能有效预防甲流”,同时还推荐了大蒜素肠溶胶囊。

尽管此后,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多位医学权威均表示,“大蒜确实

有杀菌的作用,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,大蒜有预防甲流的功效。”但由于没有直接否定,并没有为这股大蒜热潮降温。

不但是中国人在抢蒜,国际上对大蒜的需求也是居高不下,今年多个国家开始加大大蒜进口,其中日本、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家,大量向中国采购大蒜,使得大蒜出口量增加。

不踏实的好日子

当大蒜价格泡沫崩裂之后,最终的风险却可能还要由蒜农来承担。

在菏泽市农业局副局长李怀存看来,今年蒜价高涨的一个原因是蒜“荒”。蒜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前两年大蒜市场价格的低迷,“蒜贱伤农”影响了农民种植积极性,种植面积大幅下降。

逐利是商人的本性,于是大量人员进入“炒蒜”行业,随之,大蒜种植面积年年扩大。这样,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,随后的两年间,蒜市低迷,大蒜滞销,坑了蒜农。

“去年大蒜价格到了谷底,可以说是血本无归。今年情况好些,但大体算来,成本需要农膜、种子、农药、人力成本,大概一亩地要1200元左右,产量在2000斤多一点。按8毛一斤,也就是400元的利润,好的时候一块多,利润在1200左右。”蒜农孙广才说:“一般人家是一个人一亩三分地,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人半年收入1500元,差额和终端销售价格之间太大。”

大蒜的价格还在涨,孙广才也说不清楚还要涨多久,今年的好行情,他已经比往年增收,但他一直在担心,“蒜价会不会像三年前一样,又下跌了”,而他会像过去那样再次亏本。

“其实我们也不希望价位这么高!”孙广才依然如此说。言外之意,他并不希望再次经历从高价后走入低谷的轮回。

摘自《国际先驱导报》

每根草尖都有露珠

7岁的时候,父亲第一次带我下田拔稗草。可是,我站在田里,不敢轻易动手,生怕把秧苗当成稗草拔掉了。

父亲先是鼓励我,后来看我还是没有勇气,便开始发怒:“连拔一根稗草的勇气都没有,还指望你照顾好整亩田?”

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说出那么经典的一句话,今天想来依然感触很深:和整亩田、万千根秧苗相比,几根稗草又能算什么呢?拔错了又能怎样?勇气是做任何事的第一基础。

高考那年,我成绩不是很理想,整日忧心忡忡。

一天大清早,父亲带我去地里干活。到了地里,才发现自己的裤脚和球鞋被露水给打湿了。当我挽起裤脚后,一直不说话的父亲开口了:“每一根草尖上都会有一颗露珠。老天是睁着眼睛的,世上的每一个人,都会有一口饭吃的。”后来,事实证明,父亲所说的话是正确的,上天给了我一口饭吃,也给了每一个人一口饭吃。

新加坡的“不可以”

新加坡国民在购买政府房屋时,如果选择与父母同住,或是住在距离父母家一公里以内的地方,会得到1万新元的奖励,同时,还会获得优先选择房屋的机会。如果一个家庭赡养了父母,可以获得退税5000新元的奖励。如果申请者是三代同堂家庭,将被优先安排居住。建屋发展局还设计了一大一一小两种面积的相邻而居的实际需求。数十年来,这些政策都被严格地执行。

为什么新加坡如此重视“孝”,如此重视家庭?他们认为,孝敬父母的人,才能热爱国家。而在一个家庭中,长辈能够把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、潜移默化地传给下一代。祖辈可以把优良文化传统传给孙辈。学校只能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。

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比如家中滋生蚊子,一旦罪名成立,要坐牢3个月至6个月,

或面对5000新元至1万新元的罚款。如果夫妻打架,把物品扔下楼,就犯了“鲁莽行事罪”。为了对付有人在电梯中小便,电梯内装有尿液侦察器,一旦有人小便,电梯会自动停止,困住肇事者。乱扔垃圾的人,要穿上印有“劳改”字样的黄背心,不仅判打扫卫生,还要通知新闻媒体拍照登报。

新加坡的公共场所,到处都有罚款提示。有八成新加坡人,赞成对强奸、损害公物、严重非礼、偷盗、私藏军火等罪执行鞭刑。很少有人亲眼目睹鞭刑,但民间很多恐惧的描述,有关照片也令人不寒而栗,其震慑作用可想而知。

新加坡以执法铁面无私而举世闻名,但也有人情味。

一名单身母亲犯贿赂罪,按照法律,她将被判刑。可是她有一个9个月大的女婴需要照顾。法官在宣判时说:“法庭需平衡罪行的严重性及女婴的困境。女婴仅9个月大,将

乐土岂止50亿

在澳大利亚昆加拉,一个名叫乔克的部落闻名遐迩,这得益于一个名叫杰弗里·李的人。他是乔克部落的唯一传人,但他又是国家公园的护林员。如果他愿意,随时都能成为亿万富翁。

别看杰弗里·李很穷,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基本生活,但他是国家公园外围12平方公里土地的唯一主人,这片土地属于乔克部落。就在这片土地之下,蕴藏着储量大约1.4万吨的铀矿。假如开采出来,一夜

之间,贫穷的杰弗里·李就可获得50亿美元的报酬,他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之一。

为了得到杰弗里·李的同意,8年前,法国能源企业阿海珉集团的谈判人员,找到杰弗里·李,希望他能接受阿海珉集团提出的条件,并同意转让土地的所有权。想想看,有那么多钱,生活将会多么幸福。

杰弗里·李对谈判人员开出的条件却一口回绝,他说:“我对钱不

邻居在房屋的周围种上许多梨树,其中有一棵正好靠近我家稻田。每到春天,那些长满了叶子的梨树枝便会伸到稻田上空,挡住了阳光。约一两平方米面积的稻谷始终长得没有别处的好,但父亲从没有怨言。后来邻居觉得不好意思,每到梨子成熟的时候便毫不吝啬地将最大的梨子摘下,送到我家,还将自家的肥料朝我家稻田里撒。

因此,从总体上来说,我家稻田每年的收成并没有减少,同时还能吃到鲜甜的梨子。父亲便以此为例,告诫我:“宽容是不会折本的,对别人的宽容,其实是在给自己积福。”

摘自《杂文报》

她和母亲分开,可能影响她的心灵。虽然监狱条例允许母亲在监狱照顾孩子,但监狱不是抚养孩子的好环境。看在孩子的分上,特别开恩。”结果法官只判她罚款。被告因而深受触动,十分悔恨自己的行为。

新加坡人要遵守的法律和规定很多,这么多制度悬在头顶,会不会很麻烦?

我们在接触到的新加坡人中随机询问,他们笑着说:“不做‘不可以’的就行了。”

“不可以”是新加坡人的口头禅,做好公民,不做“不可以”的事,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。

强烈的公民意识,使新加坡人应对自如。

因为重罚,因为奖励,更因为长期而深入的全民教育,新加坡才有今天的美好。多年来,新加坡一直被国际社会评价为管理得最好的国家之一。所谓管理,正是为了治国理念和共同价值观得到制度性贯彻,从而带来廉洁的政府、和谐的社会气氛、清洁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治安秩序。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感兴趣,我有工作,我可以去钓鱼,去打猎,我只关心这些。如果让我选择是做有钱人还是幸福的人,我想,我更愿意做幸福的人。”

由于杰弗里·李的坚持,这个铀矿开采计划被无限期搁置。杰弗里·李的行为也让不少人感到困惑。的确,富裕对每个人来说,都具有很大吸引力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一个人的富裕程度,几乎可以和幸福画等号。但是,我们不要忘记,有一些东西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,在得到金钱的同时,必定有一些东西将会失去,甚至是永远地失去。

摘自《青岛日报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高锟:传记第一章写太太

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、“光纤之父”高锟刚刚被宣布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前段时间,高锟正忙于写自己的传记。在接受香港《文汇报》采访时,他告诉记者:“我的传记第一个章节就是写我和太太结婚的情形,你可以猜想这是为什么。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。”

“现在您经常谈及新时代中新生活的新工具,您预计在多长的时间内,光纤会被另一种新工具取代?”

“我相信在一千年内也不会。”绝少以高姿态说话的高锟,这次的回答却充满信心,但旋即又加了一句:“你最好也不要太相信我,正如以往我也不相信专家。”说罢,他兀自笑起来,笑声中荡漾着自信和追求。

幼年爱化学 自制炸弹

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,住在法租界。高锟的父亲是律师,家境还算富裕,住在一栋三层楼房子里,而三楼就成了高锟童年的实验室。起初,他对化学最有兴趣,尝试自制炸弹。用红磷粉和氯酸钾混合,加上水并调成糊状,再掺入湿泥内,搓成一颗颗弹丸。待风干之后扔下街头,果然发生爆炸,幸好没有伤及路人。

1944年,高锟随父移居香港,入读圣约瑟书院,之后考入香港大学。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,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。大学毕业后,他进入英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(ITT)做工程师,后被聘为研究室实验室研究员,同时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,1965年毕业。1966年,高锟教授发表了利用极高纯度的玻璃作为媒介,传送光波,作为通讯之用的基础理论。

简单生活

他11岁开始买股票,现在觉得还是开始得太晚了。他14岁时用卖报赚的钱买了一个小农场。

他仍住在50年前买的三居室房子里。他说这里有他需要的一切东西。他的房子周围没有围墙和篱笆。他去哪里都是自己开车,没有司

机,更没有保安跟随。

他出行从来乘坐私人飞机,尽管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租赁公司。

他的公司拥有63个分公司,每年他只给分公司CEO写一封信,让他们知道公司当年的发展目标。他们从不举行会议,也不常给分公司

考验却连半年的时间也熬不过去?”

“噢,都是我和太太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,我太太要给我一个考验:叫我半年内不要去找她,如果半年之内大家都很想挂念对方,那就是当真的。我就不肯答应,说如果现在大家都没有信心,那半年后也不会有信心。”高锟边说边笑,在灿烂笑容的背后是对太太情深不渝的爱恋。

高锟夫妇现有一子一女,如今都在美国硅谷生活和工作,夫妇两人每年都会抽空到美国探望他们。

“我很爱他们,但又很少时间陪他们,所以相聚的时间总会主动当‘阿四’,目的只有一个:为家人做一顿丰盛的晚餐。”面对亲眷和爱人,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会放下自己的身份,更何况是一向平易近人的高锟教授呢?

60岁学潜水 闲来玩泥巴

对高锟而言,凡是新奇、新鲜的事物都能引起他的极大兴趣。他在60岁的时候,才开始学习潜水。“当潜水的时候,可以欣赏到一览无余的美丽海底世界,令人心情愉悦。”

喜欢遨游海底,借此减压的高锟教授如今又迷上了打网球和做陶艺。“打网球需要跑动,您的体力能跟上吗?”“还好。不过我现在最喜欢做陶艺,一个人静静地抚弄泥土,这种感觉我很喜欢。”

高锟的妻子年初在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,高锟“老人在家性差”,时而忘记锁匙或书本放在哪里,但情况轻微,夫妇二人现时每天仍然打网球,高锟有时还会独自外出街上散步。

高太表示夫妇二人除了每天做运动,也喜欢看电影、电视、书籍或玩计算机。问及是否担心高锟的记性日渐衰退,高太说:“会担心自己老,也会担心身边的人。正如所有人都会担心自己父母的健康问题。”

摘自《南方都市报》

CEO打电话。他定的规则只有两条:第一,别让你的股东损失一分钱;第二,不要忘记第一条规则。

他不跟上流社会交往,他下班回家后消遣的方式是:拿一包爆米花,坐下来看电视。

他对年轻人的建议是:不要用信用卡,要对自己投资。他要年轻人记住:不是钱造人,而是人造钱;自己的生活,越简单越好。

他就是沃伦·巴菲特。

摘自《青年参考》

CEO打电话。他定的规则只有两条:第一,别让你的股东损失一分钱;第二,不要忘记第一条规则。

恋爱中的鲁迅

蹩脚的心理医生

“一个小学生谨慎的询问,烟雾弥漫的理想啊,灰尘覆盖的前程啊,黑夜吞食的寂寞和无助啊,坎坷的道路啊,暗淡的人生啊。真让人苦闷,这苦闷比爱人还来得亲密,先生,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闷中加点糖分?”

这是许广平的第一封信,写于1925年3月11日。当时,许广平和许羨亦交情颇好,而许羨亦经常出入鲁迅所住的西三条胡同。偶尔会给许广平带来一些秘密的消息,惹得许广平极为嫉妒。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,她写了这样一封信。信里面的措辞极为柔软,撒娇还伴随着捂着嘴笑的羞涩,明智者若鲁迅先生,一看便知,这是一个暗地里喜欢自己的人。

安慰别人,最好的办法是丑化自己。这样,以辅衬的方式,鲁迅开始了幽默的话语自虐。

他的大意是,人生的长路,最大的两个困难,一是歧途,一是穷途。他的做法独特:“我不哭也不返,先在歧路头坐下,歇一会儿,或者睡一觉,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行的路再走。倘遇见老实人,也许夺他的食物充饥,但是不回路,因为我料定他不会知道的。若是遇见老虎,我就爬上树去,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;倘它竟不走,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,

而且先用带子缚住,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。但倘若没有树呢?那么,没有法子,只好请它吃了,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。”

关于苦闷的滋味如何能有甜味时,鲁迅的答复妙趣横生:“对于社会的战斗,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,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。欧战的时候,最重‘壕堑战’,战士伏在壕中,有时吸烟,也唱歌,打纸牌,喝酒,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,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。中国多暗箭,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,这种战法也是必要的罢。”

总结了一下,鲁迅的药房是: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,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,将无赖手段当做胜利,硬唱凯歌,算是乐趣,这或者就是糖果罢。

好在,许广平并没有像那只饥饿的老虎一样,在那棵树下耐心等待。所以,鲁迅先生很快就从树上下来了。属于他们热烈而暧昧的1925年即将到来。

一个蹩脚的心理医生,治不好病人,却可以将病人引到爱情的道路上来,忘记那苦闷的病痛。这大概是世间最好的药房方了吧。

分享隐秘和艰难

“住处大风,把玻璃打碎了一块。但不久,又被迫搬到另外三个楼上,楼上没有厕所,二楼有

一辈子都在等“十三燕”

1984年,王学圻出演陈凯歌导演、张艺谋摄影的《黄土地》的男主角。22年后,陈凯歌再次想起了老搭档王学圻。一个“十三燕”几乎盘活了王学圻的表演生涯。

说起“十三燕”,王学圻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,“凯歌跟我说,我一辈子都在等‘十三燕’这个角色。他说对了!我自己现在回头想,‘十三燕’真的是我表演生涯的一个新起点。”

据王学圻介绍,他是《梅兰芳》第一个定下的演员。虽然王学圻认同陈凯歌说的,他一辈子都在等一个角色,但在他的设想中,这个角色应该不是党支部书记,就是飞鹰大队长。“我从来没想过会演这么一个

陌生的角色,梨园对我来说,隔得太遥远。”

《梅兰芳》的拍摄,几乎成了陈凯歌和王学圻的一场较劲。据说,第一天拍戏,一连二十几条都没过。王学圻当时脾气就上来了,可陈凯歌还在监视器后面说:“学圻,这还是你。”“也就是他,换了别的导演,我早不演了。”王学圻笑着说:“但那时我是真急,剃了头,换了衣服,怎么还不像呢?”

僵持了几天后,陈凯歌开玩笑地说:“学圻,你能不能用那种声音说台词?”“我当时很别扭,因为那么说话感觉很像太监……”王学圻说,他内心挣扎了很久,在演十三爷跟

费二郎讨论梅兰芳送来的挑战书时,将“这是俩人的笔迹”第一次以戏曲说了出来,“当时监视器后的陈凯歌都跳了起来,‘学圻来看,这不是你啦!’”

在“十三燕”后,王学圻成“角”了。陈凯歌在看完成片后,对王学圻说过一句《梅兰芳》中的台词:你的时代到了!

“如果遇到‘十三燕’这个角色,我可能就真的要考虑退休了。不是我想退,而是这市场的问题。演员有时候不是自己想怎么样,而是被大环境驱使着,毕竟年龄到了。”

今年在南昌金鸡百花电影节上,他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。“领奖的时候还是挺激动的,得到一次专家评审的金鸡奖的肯定,还是由衷地感到欣慰。”

摘自《东方早报》